

伊格纳托夫 兄弟游击队

· 第三部 · 彼·卡·伊格纳托夫著





第三部

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

〔苏〕彼·卡·伊格纳托夫著 李俊民译

П. К. Игнатов

Записки партизана

Книга третья: Голубая линия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Москва 1959 年版本译出

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

第三部 蓝色战线的崩溃

(苏)彼·卡·伊格纳托夫 著

李 佺 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62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1985 年 1 月新 1 版 198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5,5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重印)

书号: 10188·522 定价: 0.86 元

序

《藍色戰綫的崩潰》所描述的是关于我們游击支队設立的“地雷爆破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的事迹：描述这些来自荒僻的高加索山麓地带的英勇战士，怎样在庫班的草原、汉灣和峻峭的山坡地带傳播了这一危險、崇高而又难以掌握的地雷爆破艺术。

关于“雷专”怎样成立和怎样进行教学的情况已經在《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的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战》里相当詳細地叙述过了。

不管設立在普兰契斯克峡谷的“雷专”的教学工作是多么困难，我們还是訓練了六十名“持有毕业文凭”的地雷爆破手——这些人是我们附近各个游击支队的代表；除了这一正規的教育工作外，我們支队的游击战士还經常受到准备爆破和改进爆破艺术的补充教育。

一九四三年二月，我們的游击支队經過战斗回到了剛解放的克拉斯諾达尔。我們的战友們按照南方游击司令部的命令向各处分散了：有的参加了紅軍，有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崗位。我們支队的战友就这么分散了。可是，不久以后，我們普兰契斯克“雷专”毕业生的英勇事迹接連傳到了克拉斯諾达尔：希特勒匪徒在塔曼半島筑成了一道由无数防禦工事和火力点組成的“藍色戰綫”，“雷专”的毕业生就在这道戰綫的前沿地带跟紅軍密切配合作战。

有时候,这些消息会得迂迴曲折地穿过战綫傳到我們这儿。
“雷专”毕业生也常常亲自到我們这儿来。当他們喝完一杯美味的庫班葡萄酒,我們就听到了他們描述的斗争事迹。真叫人高兴,我們在普兰契斯克把地雷爆破艺术傳授給了这些忠实可靠的人:我們設計的地雷炸毀了德国人的軍車、桥梁、卡車队;我們那在爆破前必須反复进行偵察的工作方法,变成了游击隊員們在爆破時必須遵守、不可違反的鉄則。

不仅如此,我們的学生又教会了一批新的學生。在敌人的后方,在地雷的轰隆隆的爆炸声中,誕生了地雷爆破手的新的—代。

一九四三年七月,紅軍开始进攻“藍色战綫”最前防御地帶。在当地游击队的最后几次爆破中,我們“雷专”的毕业生范奥菲尔·尼基津和米哈伊尔·朗貢諾夫英勇地献出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用“狼雷”炸毀了德国軍車。我的脑中好似接通了电流一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事。一九四二年的一个悶热的十月夜晚,在克拉斯諾达尔—諾伏罗西斯克鉄道綫上,德国人的軍車触发了“狼雷”,就在这庫班第一次地雷爆破活动中,我的两个孩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次,在塔曼半島和庫班交界的地方,我的叶甫盖尼和他的战友們的学生也用同样的“狼雷”炸毀了敌人的軍車……

就在那时候,我突然接到了重新恢复我們“雷专”的命令:必須赶快训练一批地雷爆破手兼軍事破坏者,把他們用飞机空降到“藍色战綫”的后方,到塔曼的心脏去进行活动。

我們的“雷专”終于重新在克拉斯諾达尔十月街八十号成立了。

我們新“雷专”的毕业生空降到敌人后方去了。我們又焦急

地等待着他們的消息，驕傲地讀着他們用密碼發出的無線電報。

我決定動手寫《伊格納托夫兄弟游擊隊》第三部——也就是這部《藍色戰綫的崩潰》。它是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戰》和第二部《克拉斯諾達爾的地下火》的自然的繼續。在這第三部中，我們的老游擊隊、我那兩個在鬥爭中犧牲的孩子以及我在斯特烈彼特山的戰友們都要繼續活下去——他們活在我們的学生和我們学生的学生的事业中。

在這部書中，我要說到的有：空降游擊支隊和他們在狼隘的一些駭人的發現；用地雷炸毀了阿赫狄爾斯克村附近橋梁、外號“小黃雀”的瘦怯怯的姑娘；攻打阿納帕監獄的黑海水手杜賓涅茨；克里米亞斯克的荒僻的山洞和瑪莎姑姑家果園里的枯井；用漁船對德軍船艦進行接舷戰的光榮的薩坡羅日哥薩克後裔；用岩石壓毀德軍公路的白胡子的菲里浦老爹；炸毀德軍司令部的幼小的伏夫加。最後，我還要仔細敘述“德國國社黨高級軍官、克里米亞德軍總司令特派代表施坦因大人”的驚人的冒險事迹——他早已在庫班河的波濤中送了命，忽然又頭纏白綑帶出現在塔曼的村子里。

《藍色戰綫的崩潰》中的人物有好些到現在還活着。他們在這部書里都用了真名實姓。只有其中的一位因為某些原因保密，用了假名。

最後，我要對帕·伊·洛巴津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伊格納托夫兄弟游擊隊》的第一部、第二部以及現在的第三部，在準備付印時他都幫助了我。

前伊格納托夫兄弟游擊隊隊長

彼·卡·伊格納托夫（老爹）

第三部主要人名表

——以出現先后为序——

秀拉——外号“小黃雀”。阿赫狄尔斯克游击支队偵察員。共青团員。

娜嘉·柯洛斯柯娃——阿赫狄尔斯克游击支队隊員。“雷专”毕业生。瓦西亚·罗姆柯諾斯的爱人。共青团員。

瓦西亚·罗姆柯諾斯——阿宾斯克游击支队隊員。“雷专”毕业生。共青团員。

阿列克山德尔·叶罗菲耶維奇·格魯霍甫采夫——克里米亚斯克村卫国游击支队參謀长。画家。共产党员。

伏洛佳——卫国游击支队隊員。“雷专”毕业生。共青团員。卡祖布的女婿。

卡祖布——克里米亚斯克集体农庄主席。卫国游击支队隊員。“雷专”毕业生。伏洛佳的岳父。共产党员。

聶斯杰連柯——卫国游击支队隊員。老矿工。

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尼日尼-巴庚斯克村苏維埃主席。巴庚斯克游击支队队长。共产党员。

瓦里亚——“雷专”毕业生。巴庚斯克游击支队地雷爆破手。共青团員。

菲里浦——老哥薩克。巴庚斯克游击支队地雷爆破手。

米希加——十四岁的中学生。巴庚斯克游击支队隊員。少先队員。

施巴克——猎人。巴庚斯克游击支队隊員。

伏夫加——米希加的弟弟。少先队员。

米哈伊尔·朗貢諾夫——工程师。“雷专”毕业生。諾伏罗西斯克雷霆游击支队队员。

范奧菲尔·尼基津——技师。“雷专”毕业生。諾伏罗西斯克雷霆游击支队队员。

斯拉文——諾伏罗西斯克雷霆游击支队队长。后任空降游击支队队长。共产党员。

基利尔·斯吉邦諾維奇——黑海哥薩克。老漁民。塔曼斯塔罗·季达罗夫斯克村苏維埃主席。空降游击支队第一排排长。共产党员。

杜宾涅茨——塔曼阿納帕人。黑海漁民。空降游击支队第三排排长。共产党员。

謝敏卓夫——塔曼哥薩克。空降游击支队第四排排长。共产党员。

貝烈茲尼——塔曼瓦烈尼柯夫斯基村人。大学教授。共产党员。空降游击支队第二排排长。

安妮雅·乔尔托丽雅斯——空降游击支队护士长。波丹尼柯的爱人。共青团员。

波丹尼柯——塔曼哥薩克。中学教师。空降游击支队侦察队长。共产党员。

班杰萊·西陀罗維奇——塔曼哥薩克。空降游击支队参谋长。共产党员。

奧托·施坦因——克里米亚德軍总司令的特派员。德国国社党高級軍官。

尼古拉——貝烈茲尼的同村好友。空降游击支队第二排的一个班长。共产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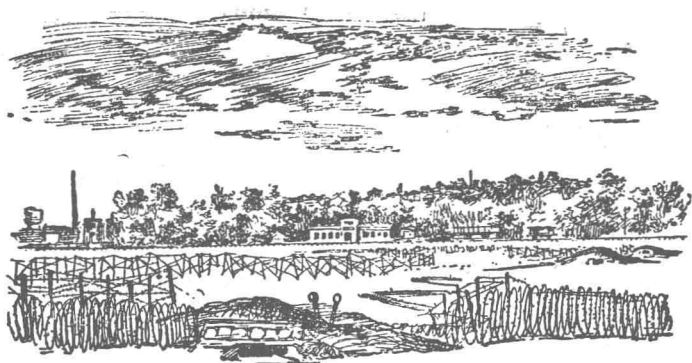
达丽雅·謝妙諾夫娜——尼古拉的母亲。

米罗施尼欽柯——塔曼瓦烈尼柯夫斯基区伪区长。

利杰尔——德軍少校。

第一卷





第一章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紅軍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克拉斯諾达尔的。几天以后，我們的游击支队就打回了庫班首府。

可是敌人仍旧在很近的地方，还得进行坚毅的斗争。我记得 甚至在我的两个孩子下葬那一天——五月十六日——城里还是能够很清楚地听到我軍炮队轰击德軍防御工事的排炮声。克拉斯諾达尔也还是处在法西斯空軍空襲的威胁下。

从克拉斯諾达尔赶出去的德国人执拗地、穷凶极恶地抵御着。他們施出了所有力量，紧紧抓住每个居民点，特别是他們筑了防御工事的大村子，他們更加不肯放手。他們必須不顾一切地阻止进攻的紅軍，以便取得時間构筑一条划分庫班和塔曼的、由无数坚强的野战工事組成的防綫。后来，这一防御系統又由

欢喜吹牛的希特勒匪帮起了一个响亮的、冠冕堂皇的名字——“蓝色战綫”。

在我軍向“蓝色战綫”进军、准备突破它以前，这条防綫已經完成了：它象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S”，它的左翼紧靠亚速海附近的汉灣，它的右翼直指黑海海濱。

它的基本的防御地带有五六公里寬。这条防綫的长度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一带所有的高地和居民点，都由德国人构筑工事，变成了强大的抵抗樞紐和据点，据点周圍是一整片連綿不断的交通沟和战壕。

据点和据点之間布满了各种鋼骨水泥的火力点。它們的前面是一道道的鉄絲网，无数的拒馬、鹿砦和布雷区。布雷区的寬度足足有五百公尺。在一公里見方的区域内，德国人常常会巧妙地埋下两千五百个地雷。

德国俘虏异口同声地說，希特勒曾經下令，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蓝色战綫”。希特勒希望从这条战綫所掩护的塔曼的战略基地出发，去进攻庫班和高加索的石油区。

德国报纸写道：

“由德軍固守的庫班沿海防綫的陣地，对我国最高統帥部具有重大意义。这一防綫不仅能阻止黑海舰队进入亚速海，还能使苏軍无法在克里米亚登陆。最后，庫班沿海防綫負有战略任务：它可以轉化为新攻势的出发点……”

德国人为了保住塔曼基地，在“蓝色战綫”上集中了十六个师，还把突尼斯的好几个轰炸机中队調到了塔曼机场。

因此，我軍在解放克拉斯諾达尔以后面临着两项新的任务：首先，肃清“蓝色战綫”最前防御地带的德軍；其次，进攻“蓝色战綫”，突破它，从德軍手里解放塔曼，把德軍赶下黑海。

在我軍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这一战役的每一阶段，地方上的游击队給了我們的正規軍不少帮助。这些游击队員都是勇敢的人民的复仇者，他們的心胸中燃烧着把占領故乡的可惜敌人全部肃清的崇高愿望。

我們在克拉斯諾达尔知道，当我軍和希特勒匪帮在“藍色战綫”最前防御地带作战的时候，我們庫班的游击队在敌人的后方也非常活跃。这些游击队的队員們包括阿赫狄尔斯克、巴庚斯克、阿宾斯克、克里米亞斯克等地方的人，他們都是德軍占領下的哥薩克村子里的居民。在这些游击队的队員中，有不少是我們“雷专”的毕业生。

过了不久，克拉斯諾达尔的居民渐渐知道了我們“雷专”学生的事迹：这些勇敢的人怎样把地雷爆破手兼軍事破坏者的艰险而又崇高的艺术傳播到庫班的草原、汉灣和山地上去。

他們跟可憎的敌人进行了忘我的斗争，这是具有一定的战术和战略上的意义的。庫班的温暖春天早就降临了。山坡的南面，积雪化得无影无踪，只看到一片碧綠的嫩草。道路很快地变得烂糟糟的。不仅是耕过的田野，就連沒有开垦的荒地也不能走車子了。谷地里出現了湍急的小溪。融化的雪水在洼地里汇成了小小的湖泊。一到晚上，水面結了一层薄冰，那自然是承受不住一个人的重量的。前綫的泥濘不堪的道路上，挤滿了深深地陷在积水的車轍里的德軍汽車和炮車。

对那批企图在“藍色战綫”最前防御地带的各个村子里坚守的德軍，只剩下了一条交通綫，那就是克拉斯諾达尔通諾伏罗西斯克的公路。这条公路附近的蜿蜒的大路由于春季的泥濘无法通行。因此，不难想見，这条公路对德国人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他們对公路上的每一座桥梁又会何等周密地加以保护。那

些公路桥架在很深的小河上面，滿河的春水正在桥下端急地奔騰。公路基本上是在晚間通車的，因为白天会挨到苏联空軍的轰炸。

我們的指揮部充分估計到克拉斯諾达尔—諾伏罗斯克公路对敌人的重大意义，因此曾拟訂了在这条公路上进行一連串爆破活动的計劃，最終的目标就是破坏这条德軍交通命脉，用这一点来減輕我軍对“藍色战綫”最前防御地带扫蕩任务的艰困程度。

爆破任务大部分是由我們“雷专”的学生担任的。

当我現在想起了这些勇敢的人，想起了这些“藍色战綫”最前防御地带地雷战中的英雄，我的脑海中首先出現了一个瘦瘦的姑娘，她有一个可笑而又亲切的外号——“小黄雀”……

我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認識“小黄雀”的。

那是一个很冷的阴天。下着令人憎厌的毛毛雨。灰色的破云块盖住了山峰。大风在岩石的隙縫中呼号，把林中空地上潮湿的黄叶吹得回旋飞舞。

我向普兰契斯克村走去：必須去檢查一下我們游击支队办的“雷专”的課务。

教室是空的：“大学生”和“教授”都到地雷爆破演习場上去。只有基利欽柯一个人蹲在桌脚边綁炸药包。他的身边站着一个我不認識的姑娘，不，簡直是一个小姑娘：她显得又瘦又文弱，栗色的长辮几乎拖到膝盖上。她有一对快活而又机灵的眼睛。她那不匀称的少女的身軀还没有发育完滿。

基利欽柯慢慢地站起身来，走过来迎接我。他那沉重的軀体微微搖摆着，再加上一副阴沉的神气，使他活象一头巨熊。

“让我来介绍一下，”他得意洋洋地说，同时对姑娘点点头。“这是‘小黄雀’……”

姑娘感到很窘，正想张嘴说话，基利钦柯却阻止了她，把手指放到嘴唇上面露出意味深长的神色噓了一下：

“噓——！别说话！你是‘小黄雀’。懂吗：‘小黄雀’。你没有别的名子。”

基利钦柯仔细地 toward 周围察看了一下。他确定教室里除了我们三个再没有别的人，就向我弯下身子，神秘地低声说了一阵。就跟以前一样，他说话来总是不慌不忙一句又一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以前，他说话时的神情总是很认真的，甚至是阴沉的，仿佛有什么事情使他感到不满似的，叫别人很难揣测他究竟是在说正经话还是在开玩笑。可是这一次，他的眼睛却闪耀着亲切的光芒，甚至不时地迸发出嘲弄的火花。

“这是有名的地雷爆破手。法西斯匪帮的灾星。从塔曼到格罗兹尼的德军一听到她的大名‘小黄雀’就会吓得索索发抖。自然，这个名字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那是她的伙伴给她起的外号……”

我仔细地注视着这颗“法西斯匪帮的灾星”。姑娘顿时窘得涨红了脸，一直红到发根和耳尖——只有小孩子才能这样红脸。甚至她的脖子也涨红了。必须设法解救这位“有名的地雷爆破手”，真的，在她的神态中有好些地方活象一只小黄雀。

“慢来，基利钦柯。请您不要开玩笑。”

我们坐在凳子上谈了起来。

原来“小黄雀”是从阿赫狄尔斯克村来的秀拉（我已忘掉了她的姓）。当德国人占领他们村子的时候，秀拉正在十年级念书，同时还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她和她的同班女同学和工作队队

娜嘉·柯洛斯柯娃一起参加了游击队。她曾經不止一次地出去偵察和参加战斗。这一次，阿赫狄尔斯克游击支队的队长派她上我們这儿来。我已經記不起叫她到这儿来的确切任务是什么；可能是叫她跟我們普兰契斯克的留守队长斯拉施契夫接洽給阿赫狄尔斯克的游击队縫制皮靴的事。但也許是叫她跟我們商談制造一批在地雷上面应用的新式雷管的事情，因为这种雷管剛剛在我們游击工厂的地雷車間里制造成功。总之，“小黃雀”是受到阿赫狄尔斯克游击支队某种事务上的委托到我們这儿来的。可是，她有她来这儿訪問的主要目的：她想跟她的两个朋友娜嘉·柯洛斯柯娃和瓦西亚·罗姆柯諾斯碰面。

这两个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就在我們的“雷专”学习。他們的学习成績很好，特別是娜嘉。她是一个严守紀律、善于深思、埋头苦干的学生，她甚至获得了我們最严格的“教授”魏特魯根的贊揚。有一次我到地雷爆破演習場去參觀爆破实习。給學員們上实习課的是叶廖敏柯，他驕傲地領我去看娜嘉的出色的埋雷爆破的成績。

真的，娜嘉的工作是无可指責的：她有姑娘們所特有的細心，却沒有她們常有的那种忙乱和匆促。她按照一切应有的要求，在鉄軌下面埋好地雷，点燃了短短的毕克福导火索，接着显出同样从容不迫的态度，不慌不忙可是非常迅速地躲进了避爆室。

我記得，当时曾經不由自主地欣賞了一下娜嘉。她并不能算是个美人儿，可是我对她身上的黑海哥薩克姑娘的特点頗有好感：結实、强壮而又灵活的身体，文雅而从容的举止，充滿了坚强意志的臉，有点儿淡藍色的灰眼睛，在那坚定沉着的眼神中蘊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

有人告訴我，娜嘉在進我們的“雷專”學習以前，參加過負有重大責任的軍事行動。她有好多多次都是千鈞一發，死里逃生，可是她在戰鬥中從來不會改變她那從容沉著的態度。

她在戰爭爆發前，已經跟鄰近的阿賓斯克村的小伙子瓦西亞做了好朋友。當時瓦西亞在十年級念書，非常歡喜在農藝研究所里活動，他的理想就是上克拉斯諾達爾農藝學院去學習。

瓦西亞跟娜嘉很相配：高大強壯的身體，鷹喙似的鼻子，表示堅強意志的方形下顎，那是高加索山麓地帶標準的哥薩克青年的容貌。他對姑娘們很羞澀，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到，朋友們曾經為了這一點善意地取笑過他。

他們倆——瓦西亞和娜嘉——都在我們的“雷專”畢了業，取得了優等成績的證書。

“小黃雀”來到普蘭契斯克營地的那一天，瓦西亞和娜嘉都出去“實習”了。魏特魯根派他們倆到德軍後方的公路上去炸一座小橋。按照一切可能的推算，他們無論如何應該在前一天晚上回來的。魏特魯根已經有點兒着急了。不過，為他們過份感到不安還嫌太早，因為使他們延期回來的原因往往是很多的。我們時時刻刻地等待着他們回來——“小黃雀”決定在我們這兒過夜了。就在這一晝夜間，這個快活的、坐不定的姑娘簡直震動了整個“工廠”。秀拉以她那青春的活力、直率而又天真的態度以及還沒有被她自己意識到的姑娘的狡猾，迷住了所有的人。

老是为了一大堆事務而忙碌着的斯拉施契夫居然設法抽出時間來，領她去參觀他的“財產”：地雷車間，制靴工場，面包房，馬具工場和打鐵鋪。前克拉斯諾達爾油脂聯合工廠人造奶油工廠廠長，現在的制靴工場的領班師傅畢比柯夫，不顧次序優先給“小黃雀”的小氈子打上了幾個罕有的“簡直看不出”的補釘。我